

安倍凝聚 TPP 共識對台灣的啟示

郭正亮

中國文化大學國際企業管理學系副教授



2013 年 3 月 15 日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改變原有的猶豫立場，正式宣佈日本將加入 TPP 談判，坦承「這是日本最後的機會，不加入 TPP，日本經濟就沒成長的可能性」，更信心滿滿表示「加入這個以美國主導的太平洋巨大經濟圈，我有信心日本將起領導作用」。

7 月 21 日參議院改選，自民黨+公明黨執政聯盟總共贏得 65 席，加上非改選議席，兩黨在參議院共有 135 席，在總席次 242 席中確定過半，取得全面執政地位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自民黨在不少農業選區仍然繼續勝選，農林水產省擔心農業將因為 TPP 遭到毀滅性打擊，並未使農民轉向反對陣營。

7 月 23 日，就在參議院改選之後兩天，日本立刻成為 TPP 談判的第 12 個成員國，宣佈將加入在馬來西亞舉行的第 18 輪談判。

TPP 反對派潰不成軍

安倍召開記者會之前，日本政府發表日本參加 TPP 的利弊推估，表示因為開拓日本工業品出口，加上低價外國產品進口促進消費，日本 GDP 將增加 333 億美元，上升 0.66%；但因為農產品遭受打擊，減產損失也將高達 313 億美元。兩相抵消，日本加入 TPP 的整體收穫，其實並不明顯。

由於日本參加 TPP 有利有弊，自然衍生出正反兩個陣營。贊成日本參加 TPP 的主要理由，是日本應參加全球經濟規則的

制定，透過 TPP 來影響規則內容，尤其是未來 APEC 也有可能成為亞太經濟合作組織自由貿易區（FTAAP），日本唯有提早加入 TPP，才能爭奪未來 FTAAP 主導權。日本經團連會長米倉弘昌甚至表示：「日本如果不參加 TPP，將會成為世界孤兒」。

反對日本參加 TPP 主要來自農業領域，認為日本農業難以抵擋開放競爭，將導致大量農民失業，糧食自給率下降。農林水產省甚至表示，一旦加入 TPP，日本農業生產將減少 4.1 兆日圓，相當於全年農業總產值 4.8%，日本農業將因此遭受毀滅性打擊，糧食自給率將跌至 14%。反對派還包括日本醫師會，擔心加入 TPP 被迫開放醫療自由競爭，將會衝擊日本普遍平等的全民保險體系。

最大反對黨民主黨，在去年 12 月眾議院選舉慘敗，從原本 230 席慘跌到只剩下 57 席，幾乎已經喪失制衡力道，民主黨黨魁海江萬里只表示「將在國會要求提供 TPP 信息，如果與國家利益衝突，將主張退出」，這種附帶條件的反對說辭，顯然只是政治文字遊戲。生活黨則呼應醫師會說法，擔心自由醫療擴大，將會導致全民保險制度的崩潰，但生活黨在眾議院並無席次，毫無影響力可言。最堅定反對 TPP 是日本共產黨，但眾議院 8 席+參議院 11 席，影響力也微不足道。

反觀力挺 TPP 的政界勢力，首先是最大黨自民黨，去年眾議院選舉大勝，從原本 118 席暴增到 294 席；第三大黨維新會，也從原本 11 席暴增到 54 席；第四大黨公明黨，也從 21 席成長到 31 席。為了降低農民疑慮，同屬執政聯盟的公明黨，在今年 7 月參議院競選綱領明確表示，將把大米、小麥、豬牛肉、乳製品等農產品，排除在 TPP 談判之外，藉此降低農民反彈。

安倍凸顯聯美抗中，召喚國家危機意識

安倍從原本的猶豫不決，到決定參加 TPP，到凝聚出多數共識，時間不到半年。儘管 TPP 對日本經濟利弊兼具，收穫未必明顯，但安倍把參加 TPP 看成是放任日幣貶值、擴大財政支出之後的第三支箭，希望藉由開放農業+服務業，以及擴大工業產品出口，加速日本經濟的結構調整，重建日本流失多年的競爭優勢。

安倍把 TPP 提升到國家戰略層次，強調日本面對中國崛起挑戰，已經面臨生死存亡危機。日本參加 TPP，不只是爲了加速經濟體制改造，還爲了深化與美國的戰略聯盟，尋求美日繼續聯手支配亞太局面。日本一旦順利參加，TPP 規模將壯大到世界經濟的三分之一和 8 億人口，美日兩國就可主導其中九成市場。

儘管面對美國的來勢洶洶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也在今年 2 月緩頰表示「對包括 TPP 在內的任何有利於亞太地區經濟融合與繁榮合作的倡議，中方都持開放態度」，但中國短期內不太可能參加，美日兩國早已心知肚明。大陸學者鞏勝利甚至認爲，TPP 加上 TTIP（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），是美國聯合歐洲和日本試圖架空 WTO、在亞太地區遏制中國崛起的全球經濟佈局。

安倍訴諸日本人民根深蒂固的危機意識，召喚日本人民的愛國心，呼籲必須讓自民黨聯盟全面執政，才能積極因應中國崛起有所作為，否則日本將會萬劫不復。TPP 作爲更進一步的自由貿易協定，原本在議題光譜上，只是經濟上有利有弊的小我之爭，但一旦拉高到國家生存發展的戰略層次，就轉變爲政治上「面對中國崛起，日本將如何抉擇」的大我問題。日本農民儘管擔心農業遭受 TPP 的開放衝擊，但長期支持保守陣營的日本農民，同時也是具有強烈愛國心的日本國民，農民權衡「經濟小我」和「政治大我」的輕重得失，最後決

定繼續力挺標舉「日本三度開國」的自民黨，讓自民黨贏得全面執政地位。

安倍領導有方，台灣雜亂無章

安倍領導有方，在不到半年之內，使日本國民凝聚出參加 TPP 共識，使日本大步走向全面開放之路，使反對派潰不成軍。TPP 所要求的開放廣度和深度，都遠非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所能及，但台灣馬政府光是處理局部開放的服貿協議，至今還深陷朝野溝通困境，搞到全國以訛傳訛、民怨沸騰、官不聊生、焦頭爛額。兩人的領導能力差距，簡直天差地別。

TPP 原本並非安倍選項，但安倍一旦做出決定，就能在短時間內，凸顯國家方向，爭取最大支持，貫徹領導意志。反觀兩岸服貿協議，早已是馬英九的競選政見，但馬在長時間內準備不周，國家方向模糊，黨內溝通不力，至今幾乎擱淺。

為何安倍能擺平全面開放衝擊的 TPP，馬政府卻擺不平局部開放衝擊的兩岸服貿協議？為何安倍可以激發日本國民的危機意識，站在「政治大我」的國家戰略高度，馬政府卻始終陷入「經濟小我」的戰術得失之爭？

筆者以為，導致兩人領導成敗的關鍵有二：

一、安倍以中國為假想敵，喚起日本人民的「老二化」危機意識，但馬政府並未以韓國為假想敵，喚起台灣人民的「邊緣化」危機意識。

韓國最近十年來不分朝野，全力推動洽簽自由貿易協定，目前外貿已高達 62% 屬於享有關稅減免的自由貿易，如果再加上韓中緊鑼密鼓協商的自由貿易協定，韓國很可能在 2014 年，將有超過八成外貿屬於自由貿易。反觀台灣也以外貿起家，

最大出口競爭對手就是韓國，但台灣外貿只有不到 1%屬於享有關稅減免的自由貿易，長年的區域經濟邊緣化危機，已經導致台灣廠商不得不出走，遷移到享有自由貿易待遇的國家投資生產，才能以同等關稅條件因應韓國競爭。

相較於安倍自始即把 TPP 拉升到「日本不能淪為老二」國家戰略問題，馬英九針對兩岸服貿協議，並未定調為「台灣不能邊緣化」的經濟戰略層次，始終只在「服貿協議利大於弊」上打轉，陷入經濟得失計算的戰術問題。遺憾的是，根據中華經濟研究院所發表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影響評估報告，能帶動的實質 GDP 增長，只有 9700 萬到 1.34 億美元，增加率只有 0.025-0.034%，幾乎微不足道，等於讓馬政府的吹捧宣傳立即破功。

二、安倍凸顯參加 TPP 的全球佈局意涵，具有參與美國主導陣營的國際政治考量，但馬政府並未凸顯簽署兩岸服貿的全球佈局意涵，既未把 ECFA 聯結到其他 FTA，也不曾說明 ECFA 與 TPP 的連動關係，使反對派得以凸顯「只有兩岸不斷開放，台灣經濟終將鎖進中國」的疑慮。

畢竟，早在 2010 年 6 月兩岸簽署 ECFA，馬政府即曾表示 ECFA 有助於台灣與其他國家簽署 FTA，但直到 2013 年 7 月，台灣才和紐西蘭簽署台紐經濟合作協定 (ANZTEC)，早已甚囂塵上的台星經濟夥伴協定 (ASTEPA)，至今仍然還沒落實。政府推動 FTA 的進度如此緩慢，自然會加深人民對「台灣經濟更依賴中國、乃至全面鎖進中國」的疑懼。

兩相比較，安倍把 TPP 拉高到國家戰略抉擇，凸顯中國對日本的威脅，提出 TPP 不但可讓日本經濟浴火重生，同時可深化日美亞太結盟，因而激發出日本人民的「政治大我」意識。反觀馬政府，卻讓兩岸服貿協議糾纏在經濟得失計算，從未凸顯韓國對台灣的威脅，也從未公開提出從 ECFA 到其他

FTA 到 TPP 的國家發展戰略，因而停留在台灣人民的「經濟小我」之爭，至今還走不出困境。

(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)